

远行的冯牧



主编 高洪波 李 迪

华龄出版社

远行的冯牧



主 编 高洪波 李 迪

远行的冯牧

华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行的冯牧/张光年等著;高洪波 李迪主编。—北京:华龄出版社, 1996.4

ISBN7—80082—306—7

I. 再… II. ①张…②高… III ①文学—作品集—中国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1599②184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1138 号

远行的冯牧

高洪波 李迪 主编

出版发行: 华 龄 出 版 社

(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3号)

邮编: 100034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朝龙印刷厂

850×1168毫米 大32开 19.5印张 47.1千字

1996年4月北京第1版 199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1999年12月北京第2版 1999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

ISBN7—80082—306—7/1·40 定价: 30.00元

目次

别了，冯牧！	张光年（1）
艰苦卓绝 一片沃土	荒 煤（4）
难忘冯牧	王 蒙（7）
彩云不散	袁 鹰（11）
怀冯牧	唐达成（19）
送冯牧归去	徐怀中（25）
言传身教 情真意切	束沛德（29）
悼冯牧（七绝）	张 锲（34）
好人一生不平安	邵燕祥（37）
遍地菊黄	从维熙（40）
冯牧的牧歌	黄宗江（43）
忆冯牧	陈登科（47）
重情爱才的冯牧	朱 寨（53）
沉重的回忆	李 纳（57）
冯牧西去周年祭	江晓天（68）
哀冯牧	洁 泯（75）
久病延年	宗 璞（77）
好人冯牧	李子云（81）
送别冯牧	陈建功（93）

我的船长	高洪波 (96)
秋雨中的怀念	李存葆 (103)
那天, 我们终于没能走进他的病房	陈丹晨 (108)
庆幸	丹 晨 (113)
永在心中的师友	刘锡诚 (118)
忆念冯牧	周 明 (126)
让冯牧安息在百花丛中	阎 纲 (130)
海外折回的哀音	敏 歧 (137)
秋天的悲凉	顾 骧 (144)
无法弥补的遗憾	柳 萌 (146)
难忘三十七年前	张凤珠 (149)
好人冯老爷子	贺新创 (155)
放心吧, 老主编	章仲锷 (161)
和冯牧一起看守草料场的日子	杨匡满 (165)
冯牧在国际文化交流中	刘亚洲 (173)
他依然活着	张健行 (178)
纸短情长	江曾培 (181)
追忆冯牧二三事	甄 城 (185)
绿叶的怀念	高 桦 (193)
记冯牧最后一次广东之行	高 桦 (197)
留与游鱼盖夕阳	蔡桂林 (201)
山水人心两相知	乔 迈 (205)
权威导游	李锦华 (216)
伯乐从来识雄骏	燕治国 (221)
是立法者 也是英雄	包明德 (225)
山野的哀思	何建明 (228)
北望复南思	余德庄 (233)

愿先生的灵魂在天堂安息	蓝 洁 (239)
天然未饰的人格	贾英华 (244)
想起了冯牧回延安	蹇国政 (252)
战士的风骨 战士的情怀	王天玺 (261)
永远的战士	苏 策 (264)
仁人归天	公 刘 (270)
和冯牧诀别	白 桦 (280)
永别冯牧	彭荆风 (285)
一颗星星陨落了!	(彝族) 李 乔 (288)
荫绿难忘植树人	王 松 (291)
滇云长相忆	(白族) 杨 苏 (297)
微斯人, 吾谁与归?	汪德荣 (303)
南征西进忆冯牧	洛 汀 (311)
师范长存	公 浦 (315)
多少哀思多少情	(白族) 晓 雪 (320)
瑞丽边境, 那难望的夏天	刘鸿渝 (327)
第三故乡的第一	张昆华 (331)
冯牧与澜沧江	张昆华 (334)
泸沽湖之旅	张昆华 (340)
恩师, 您活在我的事业中	(壮族) 黄士鼎 (璠尼) (350)
大度包容乃大家	(纳西族) 杨世光 (355)
嘉言懿行 垂范后代	陈志鹏 (357)
彩云缭绕思君情	斯 蓝 (361)
永远的云南情结	蓝 芒 (365)
坚强而辉煌的一生	陈希平 (372)
鸭池夜活	张 焜 (376)

深深彩云情	张之一 (380)
杜鹃花谷	汤世杰 (383)
战火中的冯牧	高 处 (386)
岁月如梦	(苗族) 杨明渊 (391)
最后的一课	汪明传 (394)
北京的阳光	(侗族) 张作为 (408)
山城雾里向北哭	红 芒 (415)
永失我师	(拉祜族) 何发昌 (424)
冯部长教我写诗	刘雪棋 (429)
野山菊, 野山菊	(苗族) 熊望平 (432)
远山的思念	(回族) 马旷源 (440)
冯牧给我开门	杨选民 (443)
南湖畔的笑语声	柯家兆 (446)
铭记教诲	吴德铭 (450)
一缕诗香敬学长	余 奇 (455)
冯部长没走远	李 效 (457)
学步者的怀念	(蒙古族) 余 音 (460)
梦回云南	靳 柯 (462)
每忆君恩泪双流	杨红昆 (465)
最后的握手	盖步瀛 (468)
在那桂花飘香的时节	晏国珖 (471)
一曲纳西古乐送冯牧	(纳西族) 沙 鑫 (474)
冯牧与《关肃霜传》	王 经 (479)
情牵大理	(白族) 施立卓 (482)
永远的微笑	施晓燕 (486)
追忆文字二则	胡廷武 (491)
一个人和一篇文章	高洪波 (495)

相聚逃亡路	李 迪 (507)
长相忆 (中吕·朝天子)	吴 锐 (515)
惊闻伯乐去 (七绝)	刘 章 (517)
忆冯牧 (七律)	(纳西族) 杨世光 (518)
冯牧与云南 (七律)	范 平 (520)
悼冯牧先生	徐笠翁 (522)
永远的情愫	丁 峻 (524)
风雨伴君行	刘锡诚 (527)
后 记	高洪波 李迪 (615)

别了，冯牧！

张光年

明知道这一次的悲痛和损失是无法避免的，可是噩耗传来，迄今还是难以置信。我们文学界最热心公益的同志，最受到广大文学工作者信赖的同志，我的长期间休戚与共的友人，就此溘然长逝了吗？

自冯牧发病以来（他患的是血癌），牵动了文艺界多少人的心情和思绪！使得大家牵肠挂肚的，是这样一位学识广博、才华横溢的人，把全身心献给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人，对当代作家，尤其是新进作家怀有很高热情的人。我们文学界不能没有这样的热心家。

冯牧同志早就大发宏愿：“……我要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我的主要力量放在坚持和宣传我自认为正确的文艺方针和文艺思想上，放在对于文学新人和文学新作的发现和培育上。”（见于

他的《窄的门和宽广的路》)。大家看到了，他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宏愿。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由于他坚持不懈地慧眼识英才，健笔推佳作，大有助于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壮大，赢得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赞许和尊重。

新时期以来，几乎每一部文学佳作的问世，每一颗文学新星的闪现，都及时地受到这位老练的文学评论家的注视，不少作品得到他亲切的评述。近几年来，一部分年轻作家回避现实，贪走捷径，遁入自我陶醉的空门，也得到他恳切的劝告和提醒。

冯牧也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印象深切的是，云南边疆壮丽的河山，一些游人罕至的原始森林和少数民族村寨，在他的笔下得到富于诗意的描绘。收入《冯牧散文选萃》的若干篇怀人之作（怀念当代老作家 文艺界友人），显示出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情绪记忆力，具有引人深思感人肺腑的力量。

自 50 年代末以来，我和冯牧共事 30 多年。其间“文革”十年不叫共事，是共患难，在共患难中加深了相互的理解和关怀。文路多艰。我觉得，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十年间，冯牧同志的热情与才智才得以大放光彩，在文学的编辑、评论、创作和组织工作中，他时常废寝忘食，劳以忘病，为人民的文学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冯牧爱朋友。朋友们也爱他。他家里时常高朋满座，交流文学工作的经验和信息。谈笑风生之际，他也常忘掉自己是个病人。他的胸肺曾经动过大手术。在寒冷季节和酷热季节，他被哮喘病折磨得难受。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他几次对自己的病情感到悲观。

他闯过来了，并且同全国文艺家们一起，迎来热情奔放的 80 年代。但这一次，他怎么得上了白血病！“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这是令人痛惜不已的。

别了，冯牧

他对文艺界朋友推心置腹。朋友们不会忘记他。

他对青年作家满腔热忱。青年作家们不会忘记他。

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

别了，冯牧，我们的好同志！

1995年9月12日

艰苦卓绝 一片沃土

荒 煤

冯牧终于远走了，我为失去一位兄弟般的老战友感到异常的悲痛，尤其令我痛心的，是我国还并不十分富饶的文学原野里又失去了一片沃土。

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指出，文艺界要产生天才，“譬如想有乔木，想有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因而他呼吁大家来做生长天才的泥土。但他也明确指出：“然而不是艰苦卓绝者，恐怕也不容易做。”

对冯牧的过去，我不太熟悉。但早就听说，当他在昆明军区文化部工作时，就培育了一批青年作家活跃在文坛。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经过文革十年的动乱，文坛一片荒芜，百花凋零，尽管冯牧的工作变动频繁，但他始终不渝热情地甘为泥土，艰苦创

业，为发现、培育、扶植青年作家做了大量的工作。

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茅盾文学奖，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冯牧曾多次主持了评委会的工作。谁能计算得出来这位年已七旬左右、长期身患哮喘的老人，看了数以千万字计的作品，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

何况，他十年以来还兼任大型文学刊物《中国作家》的主编，牵扯了很多的精力。

单是1986年由冯牧主编的《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十二卷，冯牧和几位评委们花了一年多时间，看了二三百万字的作品，没有分文编辑费，无偿劳动地编辑出版了，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然而传说纷纭，很快受到地方有关部门干预，不允许继续发行、继续编选出版。事隔六年，直到去年年初在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评奖中，这套丛书却获得了“国家图书奖”。

这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也正好说明，做培育新人的泥土，也是很不容易做的。

就我记忆所及，我也和冯牧一起参加过几次评委会的工作，至今也还没有发现被评奖的作品中有什么问题。不料去年夏天，我和冯牧谈到作协还应恢复评奖的活动以推动创作、发现人才的时候，冯牧却突然不胜感慨地对我讲，他最近把他所参加评奖的作品名单及资料都又重新“检查”了一次。他异常坦荡而感叹地笑道：

“我还是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我却顿时感到一种气愤。这显然是有人又在炮制小道消息了。

冯牧终于走了。他的功过是非，自有历史来评说。但我真没有想到，他留下的最后的一本文学评论集《但求无愧无悔》，却

好像是早已准备好的一句纯朴、坦诚、简明的遗言。

冯牧的确是可以无愧无悔地好好休息了。但是他那种甘心做新中国文学事业产生和生长未来天才的泥土，为繁荣创作开拓一片沃土奋斗终身不懈的精神，正如鲁迅所讲的，是比花木更重要的一位辛勤创业的艰苦卓绝者！他为新文学运动所写下的这一页绚丽多彩的历史，是谁也无法抹杀，谁也不应该忘却的。

我还真诚地希望，文学评论界的朋友们，都能学习冯牧这种甘为泥土，培育新人，但求无愧无悔的精神。这也就是我们对冯牧最好的、最宝贵的怀念和纪念！

1995年9月14日

难忘冯牧

王 蒙

冯牧去世了，这有点难以置信。因为他比起一些前辈来，并不算老。因为他确是常常生病，病了也就好了，好了，然后他总是热心地、滔滔不绝地谈着对于文学现状的看法，一半欢欣鼓舞，一半忧心忡忡，思绪连贯，层次分明，不停地接待来访者，接电话，接收邮件，忙忙碌碌，日理千机，好像没有病过，好像他住院时对于自己的病情的描述言过其辞——都知道他胆子小。本来大家以为这次也与过去一样，病上一段，又会在一个什么研讨会上见到他，听到他的一以贯之的论述见解，看到他的孜孜不倦的身影。

冯牧有一种重要性，至少是在近十余年以来，他的意见受到文学界也受到各个文面的尊重。谁都不会忘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为伤痕文学呐喊呼号，为思想解放运动而披荆斩棘的

情景。长时期以来，他是中国作协的一个虽然从行政职务上并非最高，却是读作品最多，联系作家最广，关心文学事业的发展最热烈专注，陷入各种矛盾最多，被致敬与被骂差不多也是最多，对于文学事业的责任心最强，发表意见最多，或者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最专职、最恪守岗位、最受罪也最风光、最尽作家的朋友与领导责任、最容易兴奋也最容易紧张的评论家——组织家——领导人。

他最令我感动的是他那样大量地阅读作品，他的那个阅读量也许会使常人发疯至少是病倒。他每天读各种新作到深夜。他把领导的职责、朋友的关注，以及与人为善的评论家的兴趣统一在自己身上。对比一下那种看看简报就把文艺界看成一塌糊涂，就连批带唬的文艺家，那种从概念到概念的拉大旗的捍卫者或逞人——批发者，我每每不能不产生一个疑问，一个基本上没有读过“时文”的人，他究竟是在怎么评价怎么导向研究怎么大话连篇又砍又杀又抢又夺呢？

我第一次见冯牧是1962年，那时随着形势的某种松动，随着“文艺八条”“文艺十条”等的制定，空气似乎有一点松动，中国青年出版社考虑出版我的处女作《青春万岁》，又拿不准，于是出版社请冯牧帮助审稿。冯牧读完早已在1956年排出来的校样，找我面谈，于是我看到了这位一脸书卷气，异常忙碌，说起话来口齿很清晰，神态专注，完全没有官腔官调，也没有虚饰应付之词的评论家。他说他完全不明白那些认为这部书还需要做较大的修改的人所提的那些“问题”，他相当热情地肯定了这一部书稿。似乎就在这一次，冯牧与另一位来访的同志谈起了刚刚结束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到了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冯牧现出了忧心忡忡而又心存侥幸的心态，嘴里发出一种咝咝声音，表示紧张不安。此后许多年，遇有风吹草